

嘉業堂
叢書

訂譌類編

第一册

G25

12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博聞洽見之功
雖非君子之所尚而亦爲君子之所不廢也僕自解組
歸田偃仰湖山之側無他嗜好惟手一編以與水色嵐
光朝夕相娛樂而已諷誦之下見古人行事與古書紕
繆處輒爲摘記參互考訂校正其非積成卷帙藏之篋
笥非敢云枕中祕也亦聊以自怡悅耳丙寅春海寧門
人范鳴遠鶴年邀子作觀海之遊因寓其聽濤樓者幾
半載爰出是編以與老友俞正之楷其相訂質暇時遂
爲類次而編輯之譌者闢焉謬者糾焉閒附管見就正
大雅使一誤不至再誤則是編亦好古者之所樂得而
觀玩也置之案頭以資聞見不至覆彼醬瓿則余之大

幸亦レ讀書者之一大幸與仁和杭世駿墓浦書于道古
堂

訂訛類編目

卷一

義訛

好箇爾靡

視履考祥

俾爾彌爾性

式好無猶

徧爲爾德

示民不悖

有覺德行

委蛇

佩觿佩玦

美無度

瑣瑣姻亞

虎拜稽首

磬控縱送

景行行止

騶虞

萱堂 桑梓

親結其褱

夏屋

先祖匪人

生于道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師資

阜成

邁種

有年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聲明以發之

善者信矣

尤效

交綏

五叔無官

東風解凍

走趨

壹倡三歎

綴兆

鼓篋

廉善廉能

爾雅

離騷中蘭非指子蘭

數見不鮮

沾沾自喜

曉人

荆軻湛七族

治大國若烹小鮮

使人意消

圓柄方鑿

物色

娛酒不廢

吹噓

側室

郢削郢正

密勿

結髮

胥蠻

重違

沈后

征伐征行

常調

鄭重

朝陽夕陽

燕巢幕

青雲

濠梁

陸沈

乾沒

千里蓐羹未下鹽豉

適卽是管

含毫邈然

容易

鯉魚尺素

平生生平

不上船

白簡

一麾

年少

言
讀書萬卷不讀律

舊雨今雨

心遠地偏

田園知有兒孫委

劍器渾脫

刺閨

傾家釀

蕭齋

廣詠 繹引

兔園冊子

赤子

擊節

官銜

除拜

量移

痲首消中是兩疾

鼻祖耳孫

夢幻

實應且憎

寒筭

恩恩不暇草書

起復不是服闋

龍鍾潦倒

禫非釋服名不止用于父母

袒免不讀免冠之免

岫是山穴

泌水樂飢

奔非淫奔

大歸是出妻非歸寧

三江既入

跨竈

健羨

璧謝

頌

五字

卷二

事訛

王右丞誤用柳生肘事

霍去病事誤作衛青

西施無泛湖事

范蠡無生子事

太伯無子

陶淵明有子

林和靖有妻子

顛俊 倦勤

傳說非胥靡

武王無賜魯重祭及天子禮樂事

六舞樂章非自晉始

中和樂職詩非太守事

彭澤未嘗種柳

李後主無歌舞事

琴堂卧理

二疏昭君圖

阿房宮賦

五帝非官天下

不拜單于非蘇武

指鹿爲馬

甘羅不爲相

楊妃入宮并竊笛事

楊妃入宮始末

烏衣巷

楚宮細腰

板輿不止奉母事

劉先主無玉人置帳中事

孫夫人無自盡事

桃源並非神仙

圯上老人非仙非鬼

張騫無乘槎至天河事

錦纜不始于隋

前谿舞

秦惠王無伐蜀石牛糞金事

許遠死節

建文無遜國出家後復迎歸事

晉羊舌氏

坡陀金蝦蟆

行觸寶瑟僵

三間瓦屋非家居事

彈碁非弈碁

牛耳是卑者所執

白打非蹴鞠戲

驪駒非送行者所歌

錢載年號

何遜無爲揚州法曹事

嚴子陵無先隱桐廬事

禹無墮簪遺履之事

臨江驛詩指東坡事

高適駱賓王不同時無改詩事

奚斯作闕宮之廟無作頌事

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

鸞栖枳棘是主簿事

漢武帝無殺鈎弋夫人事

城崩

絳帳

羿落九烏

蔡邕有子

居東

禹鑿龍門

滅二周非秦始皇

月明度柳翠

曾點無倚門而歌事

太白無捉月遭溺之事

子美無食白酒牛炙而死事

五大夫

五馬

卷三

字說

入鈞金

勳相國家 至誠感神

惇大成裕

絜爾牛羊

鄒子無歸

侯疆侯以

弦高犒暗師

弋人何篡

女慕貞絜

盤餐宜作盤殮

卧龍寤主

空闕來風

卵色

偃曝

勿勿

杜牧詩 少陵詩訛字

草著愁烟

湘烟

逋髮 醖酒

羅袿

康浪

寒鯨

屏風疊疊

軍門日和

小詞中訛字

蓋篋 忍草

評泊

千人何事

漫與

乾字不識

疆場

持國秉政

一抔土

西子姓施非姓西

紅紗中單

檣櫓灰飛煙滅

食租衣稅

筍根雉子

脂習 西巴

香積

下泊宮

壘壘

殺人無驗中不決

一瓩

羊溝

取鈴

葷辛

明駝

一丁

牙門

拓拔舞

錢唐

苜蓿烽

虬鬚

昔我先王世后稷

警獻曲

欣然規往

上巳

守歲阿戎家

後赤壁賦一道士

東坡壽星院詩

曹志

魯公

不和

往築

毋燒炭

秦城

繕字葺墻

歷朝避諱字宜改正

俱見野客叢書

廁踰

張祐非祐

詩經訛字

重字不可作二

杜石壕吏詩老婦出門首

三商

餽女

千秋

士張空券

陶詩刑天舞干戚

東西室日箱

薈蕞

斑姓

大器無成

曲中有公赤

骨董

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草熏

失嚴

唐詩中訛字

丈人當作大人

打撲

教太甲于桐

萬言策

炊爨屨

夏至酉逢重陽戊遇

疑于神

羅池碑與集本訛字

星貨舖

格是

卷四

句訛

師武臣力

有道曾孫

德發揚詡萬物

藏修息遊

詩經訛句

詩注刪節

絳縣人或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不自貴重顧藉

甲之無甚高論

儒家者流

宋狀元詞句誤

約法三章

書說

尚書文侯之命

毛詩序

易經成矩刻本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周禮

文選繆陋

朱梁不得爲正統

孔子未嘗刪詩

難經 炮炙 神農本草法 俞拊方

丸方說

香奩集

吟窗雜錄

黃庭經

太白蜀道難

杭本唐詩紀事錯訛

陶集未嘗晉所作者題年號宋所作者題甲子

三國志應名季漢書

管子非眞管仲作

聖教序非褚公書

江文通擬古

晉史

人說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

柳下惠不可稱下惠

左丘明

曾西卽曾申

伍子胥申包胥

晉士會諡武子 兩公孫龍

章蔓支

豎子不指沛公

王微 嵇叔良

顏洞賓

鍾離權

漢壽亭侯

考亭

已公

王煥

李白非山東人

陶淵明祖出陶舍非出陶侃祖是陶茂非陶岱

柘枝妓非韋左司女

中宮呂太一

沒骨圖是徐熙之子非徐熙

呂冢非呂蒙

女類非屈原姊

碧雲詩是江淹擬湯惠休詩非惠休作

翟公非翟方進

沈約不可稱東陽

段干木

王珪妻杜氏

虬髯公非太宗

許渾凌歊臺詩宋祖非指劉裕

人鮮鬼門詩是山谷作

龍蛇歌

商玲瓏是女伎鄭櫻桃是男優

神女賦

三娘子

不識撐犁孤塗是皇甫謐

東坡用事誤記人名

安樂公主

張麗華

王僧綽 馬

狂司馬是謝奕

求安心是二祖

珠還合浦是孟嘗

白首爲郎三葉不遇是顏駟

敖陶孫

沈宋

桀好琬琰是二女名

童烏

衛康叔非謚法

虞幕

微仲

孫臏非名臏 黥布非姓黥

牛金

李易安是趙挺之婦非趙抃婦

阮詩趙李是趙季李欸

花藥夫人是徐氏非費氏

莊子陵

元宗時道士非葉靜能

褚先生非褚大

卷五

天文訛

蔚藍天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日南長至

河鼓卽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月爲常儀

青女

客星

月中無桂

地理訛 附室宇

廣陵曲江卽浙江

南獄止二處

丹陽雷澤胥山匡山雲夢謝陽

丹陽有數處

夷齊之首陽在洛陽

殷洪喬投書石頭在金陵

莫愁在竟陵之石城

張志和西塞在雪川

揚州廣陵非一地

吳會是兩地

嘉興是越地

新塍 半邈 射襄橋

西陵

白隄不在西湖

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

濟南龍山

蕭何封鄜侯

禹穴在蜀

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在太山

如皋地名始于晉

地名不得割取一字

三戶是地名

地名語訛

陰陽里

項羽起江東卽今蘇州非浙江之東

赤壁有二周瑜破曹操處在嘉魚非黃州

鳥鼠山非一鳥一鼠共爲雌雄

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

飛燕不居昭陽

歲時訛

改歲歲單非歲盡

清和是二月

側寒用于春日

古時雨水在驚蟄後

紀歲不用甲乙子丑

亭午

端五

明皇幸驪山非暑月

世代訛

文王是穆武王是昭

正始是魏國年號

周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

言
年號不得割取一字

鬼神詛

劉宰爲蝗神

湘靈是水神

洛神是託詞

烏鬼

卷六

禮制詛

王父名不得爲氏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周懿王以前天子七廟

漢以前但有司徒不名司農

奠鴈非取不再偶之義

舅姑俱存不得稱廟見

省試非鄉試制科非會試

舉人非孝廉貢生非明經生員非秀才

進士出身非古制

尚書省爲南宮

大京兆

寓直

大師

頭食 絲抹

稱名詁

兄弟之子不可稱姪

弟之婦不可稱弟婦

女婿不可自稱

內兄弟外兄弟之別

伯孟稱謂異義

皇祖皇考究不宜稱

如夫人不得通用

細君非妻通稱

女嬰男兒

逆賊僞號不可稱

撫軍是太子不可稱巡撫

總憲不可稱中丞

生名死諱

鉅公不可稱公卿

德政碑不可名去思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

諱名不諱字別號宜全稱

服食訛

一匹不可言一端不可言束帛

開素不應言開葦

短褐短褐俱有典

紗帽

白衣非必喪服

芙蓉帳梅花帳

羊車

醪酥酒作屠蘇非是

茶不始于吳

動物訛

鯤

麒麟是兩獸

麝香不宜于花

太牢少牢

鶯鳥非鶯斯

鳥鳴嚶嚶非黃鳥

鳩逐婦是追逐求偶

蜚鴻是馬

蟪是龜屬以胃鳴

樹蜜非枳椇是蜂蜜

胸臆是蚯蚓從肉旁

兔生子並非從口中出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

通應子魚

植物訛

黃花非菊

檠木是梧桐

日及花非白茷

瓊樹不可比雪

木蘭無墜露秋菊不落英

游龍

盧橘非枇杷

茶茶

閩州無橘柚止有花棹

交梨非出交州

棠棣唐棣是兩種

黃楊厄閏無退三寸之理

柳花柳絮不同

荔以挺出非名荔挺

芋栗非芋粟芋栗

王瓜非瓜

優曇鉢

蔓青萊菔是二物

藥欄

櫻桃不得謂無香

芭蕉

竹汗不可書字

菁茅

萬年枝是憶樹

雜物說

玉案非凡

金錯刀非刀

紫泥不書字

璧是瓢

盧

談柄

贈策

槁梧

鳴榔

緣沈鎗

野馬

采恩

杉槽漆斛

竹夫人

樞非戶白是門關

碑

古人兵器用銅

訂訛類編目

訂訛類編卷之二

嘉業堂叢書

仁和 杭世駿 荊浦

義訛

好爵爾靡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是天爵靡愛也言人君愛此天爵作爵祿解誤也

視履考祥

視履考祥者視其平日所爲以考福祥也作容止可觀解誤矣

俾爾彌爾性

彌終也性命也壽考令終之意作涵養德性解誤

式好無猶

猶謀也言勿相謀害又似也言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今以相猶作怨尤解蓋因朱注引或曰猶當作尤而然耳然非是

徧爲爾德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謂遷善改過皆化于君之德作恩澤溥徧解者誤

示民不桃

桃薄也言以濃厚之德示民使不偷薄作臨民以莊解且改桃爲佻誤

有覺德行

覺直也大也言人君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順從之以有覺作明哲用誤

委蛇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從容自得之貌有用作委曲逢迎者大謬

佩觿佩觿

佩觿佩觿是成人之式童子止宜佩容臭觿不宜佩而佩之故詩人刺其蠶等今作童子正面用豈詩人之意哉讀內則亦宜知其誤矣○元微之贈嚴童子詩云十歲佩觿嬌穉子知唐時已誤用非譏之也

美無度

美無度言儀容之美不可以尺寸量揚之之詞殊異乎
公路方是抑用之子無度與相鼠茅鷄同例誤矣

瑣瑣姻亞

瑣瑣鄙細之意言尹氏鄙細之親戚不宜寵以厚祿也
當親戚用者誤

虎拜稽首

召穆公名虎召虎因受賜而拜謝故曰虎拜今以虎拜
龍從作龍虎之虎用非也或曰原用召虎耳試問龍可
是趙子龍耶

磬控縱送

注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繡曰送是磬控

言御縱送言射今俱作御用并作罄者誤

景行行止

野客叢書云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
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
謂此謬自漢已然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
慕也則知此謬由來尙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
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
有景孫樓案坡公自注止言巨源離東海郡有景疏樓
並不言巨源所作名勝志所載石刻云宋
葉祖洽慕二疏之賢而建疏廣疏受
東海人也勉夫乃謂巨源所作誤矣豈特俞清老之謬
而已愚案朱子詩注云景行大道也查字書景光也大

言一
也明也並無慕義景行與高山作對下行字與仰字作對可言行仰不可言景仰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云文忠眞公字景元慕元德秀也攻媿曰誤矣毛詩景行行止注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訓慕

騶虞

歐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詩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王楙引封禪書及師古注太公六韜淮南子張平子東京賦何平叔景福殿賦所言騶虞并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皆以騶虞爲獸證之則毛鄭之釋是已夫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王與毛同時在鄭之前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

騶虞獻紂相如亦毛同時人三者寧不足以據乎

萱堂 桑梓

野客叢書曰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鄉里也愚

言一
案漫叟詩話亦以爲非朱子集注云諛草合歡食之可
以忘憂桑梓注云言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
具器用者日知錄云桑梓故鄉祖父之所樹者古人桑
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用

親結其禕

明顧起元說略曰東山詩四章歸士始行之時適當新
婚今得還家序新昏之情以樂之親結其禕禕婦人之
禕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
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
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
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

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禱爲帨巾傳又以親結禱爲母命非詩旨矣

夏屋

說略曰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枌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又禮童子饋無屋皆可證愚案此說不特大房可爲證據且與下文每食無餘一氣相承于義極爲完足 本朝高淡人從之作屋宇解者意起于楊子法言

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旻幪

先祖匪人

四月詩先祖匪人胡寧忍子朱子集傳本鄭箋云我先祖豈匪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乎罵先祖爲匪人恐非詩人忠孝之意愚謂人字貼子孫說先祖以我爲匪人乎何以使我遭此禍也如此解方妥如李安谿解論語犬馬皆能有養謂犬馬亦能養人但少敬耳人子若能養不能敬與犬馬之能養何異于理最合朱子自言平生傳注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詩傳而望後賢之補苴也今乃死守集傳必廢小序如讀詩紀詩緝凡有功于詩者一切

指爲異說非朱子之意矣

生于道左

宋正光庭兼明書云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日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旣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旣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師資

王漁洋池北偶談云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之師不善人

爲善人之資資者如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爲師同學爲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爲不善義亦可商愚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是納誨者自謙之情猶芻蕘一得楊園畝工之意不可以稱他人也今泛作麗澤用者亦誤如贊善言爲芻蕘豈非大無禮乎

阜成

阜成兆民言阜厚化成止作養民用者誤

邁種

田朝恆金壺字考二集云書皋陶邁種德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去聲張衡賦咎繇邁而種德兮俗讀種上

聲與跨竈同解誤愚案呂種玉言鯖之說同

有年

書多士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年字孔傳作豐年解王肅始以年爲壽蔡傳從王謂有營爲有壽考于茲洛邑焉王說長孔說未允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宋正光庭兼明書云史記

案不知在史記何卷本紀中無有

云禹辛日

娶妻甲日生啟明日司馬遷約尙書之文而爲史記其于經義多不精詳案益稷篇云予創若時至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啟生焉啟生之後

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啟泣聲而不暇入子愛于啟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啟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于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聲明以發之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明字承上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二句而言今改明爲名作聲名洋溢解誤

善者信矣

宋正光庭兼明書云隱六年左傳周任有言曰云則善者信矣明日信當讀爲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之卽古之伸字也愚案孟子無名之指屈而不信卽伸字左傳音信如字一音伸何不倣朱子注孟子信與伸同爲的乎

尤效

本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左氏莊二十一年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
通作效法解大謬愚案文公元年先且居曰效尤禍也
義亦同

交綏

左文公十二年傳乃皆出戰交綏據杜注古名退軍爲
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訓綏爲
安今以上言出戰遂以交綏爲交戰或作奏凱解俱與
出處背矣

五叔無官

左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
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帝王同母兄弟何

至無官任翼聖云無官不是無爵不爲司空司寇之官耳乃知俗說之訛

東風解凍

俞振之云東風解凍說作冰消者誤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此凍字專就地言解凍乃解地之凍耳國語所謂土膏動是也若說作冰消下何以復有魚上冰句愚案惟言地之凍解故下接以蟄蟲始振至魚上冰句說作冰解而魚上躍唐徐夤東風解凍詩甚佳而解題尙嫌沿誤

走趨

禮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蓋事緩用一節

故趨事急用二節故走也又父命呼走而不趨可見走急趨緩故說文云徐行曰趨疾行曰走解者甚少遂有誤改二節以趨者並用處亦不分明也如單用趨字則又不可作緩解趨進沒階趨趨而辟之趨而迎之是已

壹倡三歎

禮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

矣言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使其聲重濁

則聲重濁不練則聲輕清而疏通瑟底之孔越瑟底孔使其聲遲緩瑟聲

濁而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

和之和之者少以其非極聲音之美也然而其中有不

盡之餘音存焉朱子云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

今以爲三歎息非也

綴兆

綴兆執樂器舞容也樂記綴兆疾舒樂之文也陳澧注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今與抗墜同作歌聲用非

鼓篋

金壺字考二集云學記入學鼓篋注謂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書籍本是二項今人輒用彈琴鼓篋句誤以鼓爲活字與負笈一例

廉善廉能

廉善廉能之廉察也作清廉解者誤

爾雅

說略云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于正也此妄說也說文爾从彡爲義从爾爲聲麗爾也爾之爲言華靡也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萁一名月爾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對深厚知當解爲麗則不可解爲近于正矣

離騷中蘭非指子蘭

堯峯文鈔云屈原作離騷以香艸喻君子如江離薜芷菝葜轔車蕙蒨蘭鞠之類皆是也以惡草喻小人如茅賷菴菴蕭艾宿莽是也或謂蘭指令尹子蘭而言則江

離薜芷又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令尹素嫉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原顧欲滋之紉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嬭亦豈離騷本旨哉

數見不鮮

史記陸賈列傳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索隱曰時時來見汝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以久厭患公也董汾曰無久恩無字須挽上數見句讀言無見不鮮美之物以久恩我也劉攽曰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母久溷汝也愚案索隱董汾二說俱以鮮爲鮮物惟劉說不同世俗遂作常

見則不以爲鮮美解然非是漢書云數擊鮮母久溷女
汝音爲也公作女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鮮美食不
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物也溷亂也言我來之
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
亦莫不以鮮爲新鮮之物讀史記或不甚明了讀漢書
擊字寧有疑義乎

沾沾自喜

虞兆隆云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
云自愛也師古注何不自謙遜爲景帝曰魏其沾沾自
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愛意師古注沾沾輕薄也案俗
解爲自矜喜非是

曉人

虞又云漢書辭廣德傳宣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以言曉論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爲躑躅也今以曉人爲通曉道理之人失其解矣

荆軻湛七族

野客叢書曰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

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于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于世非謂秦滅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地名正此意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何屺瞻曰若烹小鮮謂烹小鮮者不去腸不去鱗恐撓之而糜爛也乃不敢煩擾老子清淨無爲旨趣也豈以葢爾易視數圻哉近來詩筆中多誤會不可不正案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注烹小鮮不可擾治大國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潰

使人意消

莊子田子方篇魏文侯問東郭順子于田子方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言以正色攻其邪心不藉語言而人之邪意自去卽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是也蘇東坡詩云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得其意矣或作消魂用者大謬

圓柄方鑿

考工記調其鑿柄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柄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圓圓同柄從木內音芮木柄所以入鑿者楊升菴曰今人作文龔用柄鑿不相入夫柄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柄圓鑿案史記孟子傳作方柄圓鑿升菴從此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字義不通甚者柄作柄尤可笑也

物色

物色之色指面色說文所謂顏氣也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形貌求之也據此物色與高宗以形求傳說相同故訪賢題可用此二字俗語物色指物件誤也○月令仲秋之月察物色是說犧牲之色察其物色面比去聲類以用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不違其類也

娛酒不廢

螻齋詩話云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言飲酒晝夜不輟也古樂府廢禮送客出亦當作止字用案注謂飲酒不廢政事又以廢爲發引明發不寐並非

吹噓

金壺字考云正韻蹙脣吐氣曰吹虛口出氣曰噓吹氣出於肺屬陰故寒噓氣出丹田屬陽故溫姜宸英曰後漢鄭泰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嘔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今竿牘家動云吹噓其誤已久抱樸子云一至之氣吹噓不能增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光價庾信詩疇昔濫吹噓則諸公並沿襲之矣

側室

日知錄云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眾

言一
子也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

郢削郢正

金壺二集云莊子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是墜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輒曰郢削郢正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誤

密勿

又云劉向傳注密勿猶黽勉也班固典引前聖皋夔衡且密勿之輔注密勿猶黽勉也漢書引詩黽勉從事改作密勿從事傅亮表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庾子山集序密勿王事多歷歲年少陵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無不作黽勉解自柳宗元祭崔使君文密勿書奏

元后是俞後人沿襲遂作祕密解矣

結髮

金壺云前漢儒林施讐傳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卽從師學著其早也李廣傳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言始勝冠卽在戰陳又蘇武詩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李善亦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乃後人相沿遂以結髮屬之伉儷間語又通鑑司馬子如謂高歡曰婁妃是王結髮婦注程正叔曰古人言結髮爲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

髻鬢

胙蠻人都作祭祀解非也唐升聞云案蜀都吳都甘泉
上林韋昭注胙蠻溼生蟲蚊類言大福之來如此蟲騰
起司馬彪注胙過也芬芳之過若蠻之布寫從無作祭
祀解者自元長濫觴遂沿誤至今愚又案師古曰胙蠻
盛作也言聲繁會如蟲飛胙然響赴也蠻虛講切音響
說文曰知聲蟲案三說解胙蠻一言大福一言香一言
作樂其解蠻之爲蟲則一也

重違

孔叢子重違公子盛旨漢書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
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違者以違其意爲重而勉力
從之也或有作違背解則與書意相反矣

沈后

困學紀聞云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後主之沈后通鑑釋文以沈音沈謂沈湏之后誤矣

征伐征行

野客叢書曰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

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

愚案出師表思惟北征少

陵詩武陵一曲想南征武谿深馬援南征所作此皆征伐之征

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

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

征愚案杜少陵北征詩是征行

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常調

惠定宇曰曹植與吳季重書曰雖因常調得爲密坐常調謂官之常調猶平調也質季重名出爲朝歌令謁辭植故云因常調得爲密坐耳注以常調爲常會失之

鄭重

漢書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煩煩也魏志倭人傳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今鄭重作珍重解恐非又考韻書慤慤也卽煩煩之意也

朝陽夕陽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使用

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燕巢幕

藝苑雌黃云左傳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于戚闔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立燕之巢幕正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丁仙芝餘杭醉歌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項烏

青雲

史記伯夷列傳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青雲
言人品之高遠故以之比孔子今作登科及高位用誤
矣詳見天祿識餘愚又案孔稚圭北山移文千青雲而
直上言其高潔王子安滕王閣序窮且益堅不墜青雲
之志言其高遠自後人作掇科顯達用并誤解子安句
爲窮途而仍勵志功名益紕謬矣

濠梁

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云濠水名
春秋鍾離國隋開皇二年改濠州因濠水而名州也今
人凡遇水題皆用濠梁以濠梁爲通用字非愚案濠又

訓城下池故蘇州閶門外南曰南濠北曰北濠但可用之于城下之河不得泛指

陸沈

莊子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則陸沈正言隱者王阮亭贈勞山隱者云我亦山中客勞勞悔陸沈誤用

乾沒

呂種玉言鱗云乾沒二字漢書注云得利曰乾音干失利曰沒又解乾而反沒是卽陸沈之義今人沿爲監守自盜之意非也

千里萁羹未下鹽豉

世說載陸機諧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云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晉書載此事刪去但耳兩字未下作未下遂啟後人之疑或以千里爲地之廣闊或以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此二說固非是卽王勉夫謂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產佳蓴亦未可據藝苑以千里爲湖名又不言在何處而皆援少陵詩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證千里是地名愚案名勝志溧陽有蓴湖又名千里湖在縣南則千里之爲湖名無疑矣至晉書未下錢唐馮景補注蘇詩引潛確類書云或謂千里未下皆地名蓴豉所出處張鉅山詩一出修門道重嘗未下鹽是也案此

語似較有味但未下少見出處世說但耳兩字於文義難通鉅山之詩亦不知何所本竊以未下是未下之訛原陸機之意言羊酪之美惟未下鹽豉之蓴羹庶可相敵蓋蓴羹已下鹽豉則其味近鹹又不相似故云然耳東坡金門寺和李西臺詩云未肯將鹽下蓴菜將未下二字拆開用與世說最合

適卽是管

說略云馬融笛賦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適馬策也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哉適管也古人謂管爲適故潘岳賦云備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眾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

言一
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含毫邈然

金壺字考云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率爾謂文之易成也邈然謂思之杳無得也一易一難與上文所云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岨而難安一例不作文思深遠解下文函縣邈于尺素是言文思深遠

容易

又云東方朔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容字不連易字讀唐太宗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世俗沿稱事之易舉者曰容易誤也

鯉魚尺素

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
中書楊升菴云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緘也
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也飲馬長城窟行云
客從遠方來遺我
雙鯉魚呼童烹鯉
魚中有尺素書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
引陳涉罩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平生生平

平生平日也生平一生也孔安國論語注平生猶少時
也朱子集注平日也今人于應用生平處混用平生應
用平生處混用生平若可通融者此大謬也杜子昂送
客詩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俗本作平生楊升菴讀
之以爲難通後見善本是生平心乃帖然可知隨意顛

言一
倒之不可矣

不上船

池北偶談云蜀人謂衣紐曰船蓋方言也陸冰修贈予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船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乃引方言鑿矣愚案明皇泛白蓮花池召白作序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故云不上船也

白簡

蠖齋詩話云今人言彈刻則言白簡從事晉傅玄性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竦踊不寐臺閣生風晉本又云白簡簡略狀南史任昉傳注然用作推薦語便以爲誤孟詩同曹三御史泛湖有白簡徒推薦

滄江久拂衣句非也

一麾

野客叢書曰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詠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

案左遷降謫也

僕謂

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卿亦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疏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于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

皆有在○又曰沈存中夢谿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
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
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
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
故事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
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爲露圭
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初亦何害宋
景文詩使麾得請印垂腰亦然黃朝英緇素雜記謂宋
自用爲宜杜豈不自用耶宋獨非旌麾耶翻覆無一合
理甚可笑也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
誤案指筆談之說則不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

此語在牧之之前久矣○愚案子真詩話尙有下半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去聲得一
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
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據此則杜牧原作指
麾用並未有訛別本妄改致後人誤爲沿襲耳筆談并
以建麾爲非郡守事尤誤

年少

詩眼

宋范溫
元憲著

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艸長亭路年少拋
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
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

言一
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愚
案晏語最含蓄有味

讀書萬卷不讀律

蘇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人多誤解爲
律之當讀大失本旨考公烏臺詩話公自解云是時朝
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爲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
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
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觀此則下句正承明
上句不可讀律之故非申言律之當讀也唐沈全交嘲
諷詞評士不讀律博王不尋章韓退之詩致君豈無術
自進誠獨難公詩所本

舊雨今雨

少陵秋述云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
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又云子魏子獨踽踽
然來蓋言常時相好之客舊日雨中亦來今日雨中則
不來惟魏子今日雨中亦來見常時之客前厚今薄不
及魏進士之始終如一也後人以舊雨今雨作舊交新
交用已失少陵本意且與常時句複出并無此文法甚
或改今雨爲新雨曰新舊雨則并其字而失之矣東坡
詩舊雨來人不到門如此用法却自洒然

心遠地偏

陶公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言一
遠地自偏結廬人境則有車馬喧而乃曰無喧故作問
詞而答以心遠之故地不偏而如在偏僻處矣與歸鳥
詩云眾聲每諧悠然其懷同一高曠心胸大隱在市朝
不必深山窮谷絕人逃世也今用心遠地偏者竟作窮
陬僻壤解則失詩之本意矣

田園知有兒孫委

東坡寄高令詩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詩
意言田園之事有兒孫可委任耳注引莊子孫子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非是

劍器渾脫

沈歸愚說詩晬語云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

音脫

劉漓頓挫獨出冠時按

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
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
舞劍而以渾脫二字與劉漓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王阮亭居易錄云陳陽樂書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
聲唐自則天末年劍舞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
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
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爲舞曲之名今人
誤讀杜詩序句往往以渾脫劉漓四字連綴用之可笑
也○又云李中麓開先太僕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
黠齒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

李自注云脫音駝然後知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

刺閨

金壺字考云梁戴暘從軍行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舊注刺閨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焦氏筆乘云非也刺卽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傾家釀

又云老學菴筆記晉人所謂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

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又放翁詩得閒何惜
傾家釀漸老眞須秉燭遊

案老學菴筆
記放翁著

蕭齋

又云杜陽雜編云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
字後寺燬惟此一字獨存李約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
玩之號曰蕭齋按今人謙稱讀書之室亦曰蕭齋作蕭
條蕭索解如默堂集詩部伍亭前歸路鳳凰山下蕭齋
之類皆沿誤也

賡詠 釋引

賡和也詠歌也二字義別混用者誤○釋陳也大也長
也終也充也思也無引述義今與引字例用而曰釋詩

言一
釋書大謬

兔園冊子

兔園冊者策問策對也唐太宗時蔣王憚令僚佐杜嗣先虞世南等做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用梁玉兔園名其書曰兔園冊府共三十卷今人解兔園二字義俱誤

赤子

古字尺赤通用故尺牘亦謂赤牘文獻通考云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成人曰丈夫六尺之軀七尺之軀三尺之童五尺之童皆以尺數論長短故曲禮曰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謂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

或云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十五歲爲六尺愚案二歲半爲一尺之說于孟子赤子匍匐入井句其義尤通否則初生色赤及僅盈尺小兒安能匍匐乎至于文王十尺湯九尺及晏子長不滿六尺今子長八尺等則又不可拘此說耳

擊節

天祿識餘云擊節者擊几爲節若擊缶爲節之類或以彈指爲擊節非

官銜

池北偶談云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見聞記新舊相銜如馬有銜以制其首

案明顧起元說略亦云然

此臆說殊無所據也

除拜

夢谿筆談云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備不虞也皆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量移

金壺二集云官員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量移二字見唐書元宗紀今人稱陞遷亦曰量移誤

也白香山詩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字
讀平聲詳見日知錄

瘡首消中是兩疾

野客叢書曰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鄭
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
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
一疾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
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瘡首爲
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瘡爲消病惟禮部韻消
字下注酸瘡頭痛是謂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瘡頭痛又
渴病雖明知二義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鼻祖耳孫

又云今人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冢孫冢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囀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

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愚案方言本云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並不云謂初爲鼻謂初爲祖則祖卽初之轉音彼處方言稱人之鼻或曰初曰祖未嘗稱事之初始曰鼻也鼻祖究不得謂皆始之別名勉夫自是誤會且揚子方言下文本云又人之孕胎鼻先受形故以始祖爲鼻祖則鼻祖之爲始祖自無疑義

夢幻

東坡六觀堂老人草書詩題下公自注云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按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言一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夢幻泡影露電爲六世以
夢幻作夢是幻境用者誤

實應且憎

左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篇狄應且憎言狄雖口應秦
命而心實憎秦應讀去聲作呼應之應解國語襄王不
許請隧篇其叔父實應且憎言雖受私賞心且憎惡之
應讀平聲注訓受也今時文用此語俱作應該之應解
則實應且連三虛字不成語矣

寒筇

東坡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詩我今廢學如寒筇久不
吹之澀欲無施注引南郭濫筇事愚案此事毫無取義

蓋竽與笙爲類有簧簧宜暖不宜冷冷則易落而音不調暖則簧牢而音常和故□□詩妾思如笙簧時時望君暖寒竽之意類此故下句云久不吹之澀欲無所以承明寒竽二字之義也

恩恩不暇草書

虞兆隆云草書始于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張芝字伯英變爲今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恩恩不暇草書似草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矯爲之說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楷書爲遲皆非也草書自無不速者恆傳所云草書謂急遽不及起草稿

而書耳書不起草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愚案竊以恩恩不暇爲句草書爲句言因恩恩不暇之故所以不爲楷書而爲草書似更直捷及觀庾肩吾書品論云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者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則虞說亦屬得解至勿勿誤爲恩恩詳字訛門

起復不是服闋

說略云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

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案亦見趙昇朝野類要漁洋池北偶談載之又七修類稿亦云然田朝恆金壺字考引之

龍鍾潦倒

青箱雜記云龍種切爲癡潦倒切爲老謂人之癡老以龍鍾目之音義取此愚案據此俗以虎躍對者非或又云龍鍾竹名枝葉搖曳不自禁持老人似之竊恐其未必然竹名宜作鐘籠見南都賦

禫非釋服名不止用于父母 袒免不讀免冠之免

文鈔云正字通論禫字則宗戴氏以爲釋服之名則禮

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爲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矣論袒免免字則宗程氏大昌以爲免冠之免讀如字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經逆趙鞅使衛太子纒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故其蔽如此聊摘之以戒後學

岫是山穴

山谷云按爾雅山有穴爲岫徐季海

唐人

題詩云孤岫龜

形在乃不成語蓋謝元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愚案左思魏都賦窮岫泄雲徐幹七喻栖遲乎窮谷之岫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俱得正解謝又有云林表吳岫微竟作山字用而唐魏徵

述懷詩鬱紆陟高岫昌黎南山詩點點露數岫宋黃山谷過石塘詩晴岫挿天如畫屏皆與峰嶺字一例用矣今人沿用不爲無本然本義則不爾也

泌水樂飢

詩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言看此泌水樂而忘飢也解作吃水固失情理謂所樂在飢亦屬誤解

奔非淫奔

堅瓠集

長洲禱人稷學稼著

云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

月也奔者不禁非踰牆行露之謂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

言一
全備耳蓋荒祲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若以奔爲淫治之私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治曾是周公制禮而有之乎

大歸是出妻非歸寧

翰山日記云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其經憂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返乎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

不祥所宜亟正

三江既入

宋王光庭兼明書曰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日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入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底定也

跨竈

海客日談云馬前蹠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

後蹠印地之痕反在前蹠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步
趨過前步也人解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金金字上父字
跨竈者越父也殆爲強說

健羨

言鯖本朝呂種玉著云大道之要去健羨注知雄守雌是去健
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書劄中用爲勇
往欣羨之意大謬

壁謝

堅瓠集云今人於所饋遺有不受者書帖曰壁謝蓋本
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禮僖負羈餽盤飧其妻
寘壁焉公子受飧返壁故書帖曰返壁或者新其詞曰

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則用藺相如事矣夫秦恃強詐而取趙璧相如以死爭懷璧歸此何等事乃施于和好之交際不亦悖哉

頌

說略云頌者奉神明之音不可他用近臣注疏多以臣工爲戒農官絲衣爲飲酒訪落小毖爲延訪羣臣皆不得頌之義矣

五字

天祿識餘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

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出郭頒世說

訂訛類編卷一

訂訛類編卷二

仁和 杭世駿 莖浦

事訛

王右丞誤用柳生左肘事

說詩晬語云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愚案東坡詩柏生左肘烏巢肩施注引傳鐙錄野鵲巢于佛頂事而柏生左肘獨無所引意亦用莊子語但不知右丞何以誤爲垂楊東坡何以復誤爲柏也

霍去病事誤作衛青

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西清詩話邵氏聞見錄皆謂

誤以霍去病爲衛青野客叢書又云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高適詩衛青未肯學孫吳與王維同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西施無泛湖事

楊升菴云西谿叢話云吳越春秋云吳亡西施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云范蠡將西子去然別無所據余案墨子云西施之沈其美也蓋句踐平吳後沈之于江也又皮日休館娃宮懷古云不知水葬歸何處谿月彎彎欲效顰可證李商隱景陽井云惆悵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亦叶此意觀此西

施之沈信矣杜牧所謂逐鴟夷者安知不謂沈江而殉子胥乎鴟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楊又云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所云隨鴟夷者子胥譜死盛以鴟夷西施有力焉今沈之江所以報子胥之忠○愚案西谿載吳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殺別無所考意所謂被殺者卽沈之于江非刑殺也陸廣微吳地紀引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無此條蓋鴟夷子胥也范蠡亦號鴟夷子故有是誤升菴引墨子及皮李詩以證西施之沈江確不可易至杜牧詩有一舸字明係誤用不得爲之曲解也

范蠡無生子事

居易錄云浙之石門有語兒亭國語曰禦兒野史謂句踐使范蠡獻西施于夫差三年始達于吳至此亭生子因名語兒亭

案由越達吳路由嘉興嘉本越之北境非吳地詳地訛門

夫當君臣

卧薪嘗膽之日而范蠡乃以兒女子之情道路野合不忠甚矣何以爲伯佐聲施至今且吳越相隔一江信使

頻數三年始達句踐豈土木偶耶乃聽其淹留鄰國置

若罔聞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爲嗚噓

案嗚烏骨切讀若屋咽也噓極

唐切讀若逐大笑不止也噓唇口之中大笑則見故謂笑爲噓

又案越絕內經九術越

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則又非少伯事矣紀載之不足信如此越絕記地又云句踐夫人產女

于此亭後破吳更名女陽更就李

案卽樵李亦作醉里

爲語兒鄉

太伯無子

太伯無子季歷有子而聖故太王欲傳季非無端舍長而立幼也左傳子貢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史記吳世家云太伯卒無子仲雍立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而封之則伯之無子明矣又吳越春秋云太伯自言吾無子其當有吳者仲也通鑑前編云太伯之賢不下于季歷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耳今論太伯者謂伯若不去有天下者必伯之子孫失考甚矣

陶淵明有子

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亂其先世

詳人訛門

近人誤讀和

劉柴桑詩絕其後嗣真可絕倒和劉詩云弱女雖非男
慰情良勝無此跟上春釀解飢飴來以弱女比喻薄酒
卽坡公所謂薄薄酒勝茶湯意也後人以此爲是賦非
比遂有因有女無子而小照題曰慰情圖者豈不思公
集有命子責子詩又有與子儼俟份佚佟疏耶

林和靖有妻子

林和靖有妻有子宋史謂其不娶以梅爲妻以鶴爲子
非也楊升菴云林洪著山家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
生云云卽和靖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不再娶耳

顧俊 倦勤

尙書立政篇顛俊尊上帝是言禹也今作舜事用誤又禹謨耄期倦于勤是舜命禹攝位之詞今作堯事殊可笑也

傅說非胥靡

野客叢書曰西齋詩話曰孫僅傅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傅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爲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也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傅說賈誼鵬賦亦曰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傅說被刑築于傅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辨其非但曰

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傅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傅巖銘亦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說始胥靡武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

武王無賜魯重祭及天子禮樂事

說略

明顧起元著

曰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

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旣賜康王又何加焉春秋桓公五年

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闕宮三章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

六舞樂章非自晉始

又曰鄭夾漈云雲門大咸大韶大濩大夏大武凡六舞之名當時皆無詞故簡籍不傳晉荀勗使郭瓊爲舞節張華爲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詞有詞失古道矣愚謂

言二
無詩則無聲無聲則無容是詩與聲容者一貫之道也
雲門五詞不可考而知矣大武六詩其詞俱在武一章
春秋傳以爲大舞之首章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作此
詩以奏之所謂武始而北出也酌一章內則十三舞勺
卽以此詩爲節而舞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般一章嚴氏
謂與酌賚一體所謂三成而南也象一章卽維清緝熙
小序以爲奏象舞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賚一章大
封于廟也所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桓一章春
秋傳以爲大武之六章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詩
章具在夾漈未之深考耳

中和樂職詩非太守事

野客叢書曰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
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
使王褒作中和樂案音洛職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類此此是
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
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不考中和樂職宣布三篇詩名耳
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
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于四海豈郡守
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
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日所謂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

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語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褻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愚案此係刺史欲宣王化而作故頌太守者每用之然言太守能宣王化則可謂太守治政善而頌之則不可在善用者運之非于太守必不可用也東坡次韻章傳道喜雨詩云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守高密時作也又留別登州舉人云莫嫌五日恩恩守歸去先傳樂職詩此以王褻比舉人之才非以益州自比也如此亦何不可用乎

彭澤未嘗種柳

楊升菴云沈彬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
花世賞其工不知用事之誤五柳種于潯陽柴桑宅邊
彭澤未嘗種柳也自唐人以此事編入縣令類案指白
帖相沿誤用不知其非學者不可不辨正焉愚案五柳
先生傳云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亦是一證考晉
書及南北史益見其誤南部新書藝苑雌黃漁隱叢話
皆辨之矣李義山柳飛彭澤雪誤

李後主無歌舞事

古夫于亭雜錄云

王阮亭著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

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
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

言二
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
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
德但溺于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
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耶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
非事實矣

琴堂卧理

頌縣令用琴堂可也用卧理則誤史記汲黯傳上召拜
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疾力不能任
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
耶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治淮
陽政清七歲而卒武帝卧治之言爲汲黯疾故也考漢

書亦云臣有疾云云與史記同

二疏昭君圖

劉子元云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有著芒屨者闕立
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
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凡作詩
畫皆須博古方無此等罅漏有畫昭君自把琵琶于馬
上者亦非此乃婦女所彈以解昭君之愁耳○野客叢
書曰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
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
曰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
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

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立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愚案東坡古纏頭曲爲琵琶女子作其詩云指法已似呼韓婦李于鱗明妃曲云抱得琵琶馬上彈俱是相沿之誤

阿房宮賦

虞兆隆云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始皇三十五年起故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

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池北偶談云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杜牧賦妃嬪媵嬙云云指二十六年事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宮事實矣程大昌雍錄趙與時賓退錄皆辨之大略相同○愚案房旁古通用阿俗俱讀平聲又借爲發語詞正字通音邊今讀如渥如阿嬌阿誰之類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崩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只十五年耳溫公通鑑于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綱目悉改之是也秦取美女實于咸陽不在阿房杜賦殊誤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厯皆云顓帝爲冒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于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玄囂父蟠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子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厯志載顓帝五

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于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

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元鳥卵而生故
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
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
帝高辛傳位于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
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
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旣以罪死而
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啟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
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
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嘗不欲
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繼緒舜因擇同宗之從
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于陽城

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太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旣皆

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不拜單于非蘇武

資暇錄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使漢正傳是鄭眾非蘇武也李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眾不拜

指鹿爲馬

秦築長城是始皇時事趙高指鹿爲馬是二世三年事是年二世夢白虎齧殺其左驂馬卜曰涇水爲祟乃齋于望夷宮宮在長陵西北不在咸陽趙高作亂使其婿閻樂詐爲有賊發吏卒入望夷宮弑之而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用事殊舛錯失實高齋詩話曾辨之

甘羅不爲相

資暇集云世傳甘羅十二爲秦相非也史記羅十二事秦相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相秦者羅之祖名茂愚案北史彭城王浹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亦循襲用之耳

楊妃入宮并竊笛事

野客叢書曰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人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嶷楊氏諸姨車鬪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

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尙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日日映宮牆霧半開太眞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眞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楊妃竊寧王笛此說不同○愚案讀書敏求記載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壬子

朔二十四日乙亥冊立楊元璪長女爲壽王妃開元二
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子於
壽邸命孫逃冊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爲太真宮天寶
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冊左勳衛二府
右郎將軍韋昭訓第二女爲壽王妃是日卽于鳳皇園
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據此則開元時楊氏爲
壽王妃爲女道士天寶初始爲元宗貴妃與容齋之說
合與叢書所考唐史不合俟查

楊妃入宮始末

李義山驪山詩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馮
孟亭箋注云太真之冊爲貴妃爲天寶四載八月舊新

紀所書同傳無細年月至其始爲壽王妃之事舊書紀傳皆並無之止云或言楊元琰女姿色冠代召見時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新書所云始爲壽王妃而遂于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紀文大書冊壽王妃楊氏爲女道士號太真矣夫爲道士者卽傳所云丐籍女官也必她自父母家先遣人諭意借此爲入宮之計她由父母家來必非從壽王妃來新傳所云始爲壽王妃者初聘而未娶故下書更爲壽王聘韋氏女白香山詩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固非矯詞也明皇納其子已聘之人尙不免新臺之刺若旣在壽邸斷不至若是之無禮矣陳鴻長恨歌傳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於壽邸者

妾也曝書亭集有書太真外傳後一條力辨妃以處女入宮說至明核矣此詩言每遇平明幸長生殿焚香之時妃以女冠必從焉故壽王不得從金輿矣

烏衣巷

劉禹錫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傷江左王謝二家之故宅易爲百姓家耳劉斧攬遺小說言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不合詩意詳見野客叢書吳曾漫錄及菽苑雌黃丹陽記云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或謂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

楚宮細腰

野客叢書曰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
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有
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去聲食而自飢也
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
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天祿
識餘云劉禹錫蹋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
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板輿不止奉母事

又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
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

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劉先主無玉人置帳中事

古夫于亭雜錄云小說記漢昭烈帝事有一玉人帝置甘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

案事見拾遺記

此真不經之

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兒女態乎唐人案是呂溫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屋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此詩差識得英雄本色

孫夫人無自盡事

朱國楨湧幢小品載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螭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沈又載孫劉有隙夫人歸吳舟艤磯下不忍見仲謀遂芻於此蜀旣不傳吳亦遂諱案日知錄據蜀志夫人還吳後不知所終辨其自沈之說之妄極是

桃源並非神仙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

醯而谿中有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
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
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
甚眾不獨桃源若谿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
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
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暗合

圯上老人非仙非鬼

史記圯橋老人似仙似鬼東坡謂其秦之隱君子並非
鬼物已是翻案查初白題圯橋授書圖詩又云誰招四
皓出商山我信留侯本儒者奇謀祕策乃天授老父一
編事聊假不然韜略世所知豈必傳從圯橋下案此則

圯上老人爲烏有先生矣又穀城山詩云東阿城東穀城陞傳是仙家舊鄉里圯橋老叟果何人能致留侯跪進履兵書一卷既不傳事往無徵正在此秦皇凶暴蔑賢聖偶語詩書皆棄市布衣起自泗上亭溲溺儒冠固其理此非可以正道說詭託陰符自茲始又云走狗旋烹舊臣死蕭相生遭獄吏恥子房遠禍蓋有道直視封侯如敝屣神仙之說誠渺茫有託而逃斯隱矣陋儒讀書寡深識異事人人徵太史後來競指黃石公當日原無赤松子案此非好翻案也似奇實正遂成千古名論可正仙鬼之說之謬

張騫無乘槎至天河事

張茂先博物志只言近世有人乘浮槎至天河並不云張騫自宗懷荆楚歲時記引博物志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檣機石之說後之詩人皆當故事用矣又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栖息其上

錦纜不始于隋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于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

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前谿舞

茗谿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谿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尙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谿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谿唐崔顥詩舞愛前谿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谿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谿耳

秦惠王無伐蜀石牛糞金事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

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
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置牛于成
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
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剛
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
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
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許遠死節

葛常之云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
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
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于賊故應物云爾韓

愈嘗有言曰遠如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之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于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建文無遜國出家後復迎歸事

建文無遜國事自致身錄有是說作明史者附會其言遂確鑿指之謂某時在某處某詩在某處作皆影響之談也曝書亭集及錢牧齋諸公皆辨其誣萬厯時人徐燭金陵故宮詩云翠華逝後全無跡羅綺焚餘自有灰則帝后同在灰燼之中焉得有遜國而去之事哉沈歸愚云建文之歸皆致身錄從亡隨筆等書造作之詞其實未嘗有迎歸事也實錄稱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尸

于火七日乃葬是明明死于火矣至天下太師墓朱竹垞謂房山僧塔或題司空司徒或題帝師國師金元舊制皆然後人附會爲建文墓也

晉羊舌氏

金壺字考二集云春秋後語云有攘羊者以頭遺叔向母薶之三年事發追捕向家頭肉都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氏按左傳閔二年羊舌大夫爲尉注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然則以羊舌爲氏豈昉自向母哉又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故又號楊肸叔向于楊食我亦稱楊石並見昭五年

坡陀金蝦蟆

秦觚云杜工部靈湫詩曰坡坨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
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罏忽有蝦蟆躍
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
苑池拾遺所詠是當年實事錢虞山援酉陽雜俎以爲
月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行觸寶瑟僵

池北偶談云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
行觸寶瑟僵解者顧引楊行密給朱延壽病目行觸柱
僵有何干涉乃知注書之難東坡放翁不敢居有以也
愚案漢書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
得抱何羅因傳莽何羅反上驚起日磾捽胡投何羅殿

下得禽縛之僵仆也胡頸也坡詞云笑怕薔薇臂行憂
寶瑟僵美人依約在西廂只恐暗中迷路認餘香是借
用法

三閒瓦屋非家居事

殷芸小說載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
閒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陳簡齋詩云士衡去
國三閒屋用事不誤今人用之家居非是查初白別弟
德尹詩云瓦屋三閒門兩板頻煩爲我掃東偏旣誤作
家居用又誤用東偏初疑先生或適居東偏然考先生
得樹樓集序中語先生居于西北

彈棊非弈棊

居易錄云彈碁之戲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歎謂向也作彈碁以獻博物志云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撇碁故義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自不平此與弈碁有何干涉而今人率以弈爲彈碁此類甚多又云王文恪整姑蘇志方技載席謙善碁下引杜詩云席謙不見近彈碁是亦譌彈碁爲弈也何怪今人沿襲之謬愚案彈碁之法不傳散見于雜著者亦不甚明了總與弈無涉可知也義山詩本是莫近彈碁局王引作玉作局有石有玉也

牛耳是卑者所執

池北偶談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莅之郭澤之盟
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魃蒙之盟魯孟武伯皆
小國執牛耳惟甌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
孟懿不從愚案衛人請執牛耳蓋衛侯與晉大夫涉佗
成何盟自以當尊不可執故請晉大夫執之今人以執
牛耳爲尊者誤解傳語故也

白打非蹴鞠戲

閩小記云

周亮工著

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韋莊詩上相

閑分白打錢楊用修曰白打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
侯云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
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

言二
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
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

驪駒非送行者所歌

前漢儒林傳王式字思翁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
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
歸服虔曰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去欲歌之文
穎曰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據漢書則驪駒爲行者所歌明甚近人作送行之歌用
非也王阮亭送陶季之潞州云驪駒忽告將西馳朱竹
垞酬彭某詩云我唱驪駒子送行皆不失漢書本旨查
初白送錢幼鯤遊江右云江西吾舊到爲爾唱驪駒亦

沿其誤也

錢載年號

天祿識餘云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
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錢載年
號實始于宋武帝孝建也馮鑑始謂始于魏孝莊非也
何遜無爲揚州法曹事

東坡次韵王定國倅揚州詩云空教何遜在揚州注引
杜詩注云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
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
對花徬徨終日查初白蘇詩補注云葛常之韻語陽秋
云杜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何遜傳

無揚州事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五言古一首杜
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近有妄人托東坡
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至謂遜作揚州法曹云云豈不誤
學者慎初白名慎行攷何遜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
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所云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偉
初封也偉于天監二年使持節都督右軍將軍揚州刺
史遜爲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葛常之似未深攷至王
氏施氏補注引杜註以水曹爲法曹又杜撰解舍梅花
事則固不可不削去也今爲辨正

巖子陵無先隱桐廬事

居易錄云桐江百詠載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

下有四湖云相傳光武帝微時避莽亂訪嚴光高獲于
此故因白水真人得名閱之不禁噴飯無論光武家南
陽卽令避亂不應至此初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三聘始至不屈乃遁之富春安得先
隱桐廬而帝反遠就子陵耶

禹無墮簪遺履之事

淮南子禹之趨時挂冠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
簪墮不掇冠挂不顧宋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
不息用此然孟子只云三過其門而不入挂冠遺履墮
簪不以急于殊未可信

臨江驛詩指東坡事

居易錄云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

京別撰有人

或云江鄰幾
或云張文潛

過臨江驛題詩云晉公功業

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
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
和閒人作也是時黨禁方嚴故托之前代云爾以爲直
言淮西事者誤婁東以爲東坡作尤誤矣

高適駱賓王不同時無改詩事

漁洋詩話云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澗觀
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
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
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

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案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湖觀察使乃賓王旣代宋之間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真可令人噴飯又案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奚斯作闕宮之廟無作頌事

野客叢書曰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信此說是矣不知其失自班固始觀兩都賦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闕宮

卒章曰新廟弈弈奚斯所作毛萇注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諸學者或有異說歟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弈弈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弈弈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詞

案東坡有是說

蓋未嘗

詳考于史也且卓旣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

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其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尙無恙尤無疑也

鸞栖枳棘是主簿事

野客叢書曰今人作縣尉啟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古亦有如是用者然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

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以簿事爲尉用也張說
送廣武令岑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于製邑又以爲
縣令事用也出于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耶
愚案漢仇香卽仇覽爲主簿以德化民王渙曰得無少
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
鸞鳳所栖百里非大賢所托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
誰見後漢上詩借用其語似尙無害張序有製邑字則
誤矣

漢武帝無殺鉤弋夫人事

古夫于亭雜錄云

王阮亭著

常疑漢武殺鉤弋事不可解以

爲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雜記鉤

也夫人從事甘泉告上曰妾相運爲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當死今必死于此不得歸矣願自愛言終而卒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冢開視惟衣履存乃爲起通靈臺于甘泉據此則鉤弋去來皆非常人常理安得如史記外戚世家云云不得活之語耶

城崩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鬪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曰知錄云杞梁妻無城崩事城崩乃是范郎之妻兩事合而爲一也

絳帳

堅瓠集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妓因施絳紗帳

又苻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詞家例以絳帳歸師道何其謬也

羿落九烏

異識資諧云烏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九烏遂以爲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流俗好奇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襲謬自昔已然

蔡邕有子

堅瓠集云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

嗣而蔡克別傳亦云克祖陸蔡邕孫也克再傳爲司徒
謨則中郎後裔且蕃盛于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

居東

仇滄柱云從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
鴞乃居東所作此時尙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于金縢
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
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爲避居東都
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之爲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據
此則知詩傳謂旣誅管蔡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
云旣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爲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
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

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

禹鑿龍門

尙書禹貢蔡傳云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

謂李復之說

則謂受

降城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

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何所考也○宋司馬光迺書曰或問禹鑿龍門闕伊闕有諸迺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闕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滅二周非秦始皇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月明度柳翠

湖孺雜記云

本朝陸次雲著

紹興閒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

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卽留偈回首托生于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歿翠流落爲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大佛寺內清了又號月明爲之戴面具爲宰官身爲比丘身爲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卽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駐柳翠燈月之下跳舞宣淫大爲不雅

曾點無倚門而歌事

四書釋地又續曰或問季武子

名

之喪曾點倚其門而

歌

見檀弓

可信否余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曾點少

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序其坐次于子路則必少孔子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方八歲點實不過六七歲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石氏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

太白無捉月遭溺之事

寄園寄所寄云

本朝趙吉士著

陳焯與同人書云世俗言太白

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

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

子美無食白酒牛炙而死事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于岳陽足爲確證劉斧摭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酒家江漲漂沒元宗詔求之聶令積土江上奏子美牛酒飭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于當塗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史冊昭然捉月騎鯨之說不知何據子美懷李白詩有應共冤魂語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

得句疑當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齊名爲千古詞壇之冠其沒也訛傳亦復同誠足異已

五大夫

秦封太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今以一松封一大夫殊謬

五馬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子

千旛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
旛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
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組組祝所見之數非太守
之五馬也案遯齋閒覽述龐幾先說云古乘駟馬車至
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又案漢制太守
本駟馬其有功德者加一馬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